

## 别离

◇ 林心录 刘鹏艳专栏



刘鹏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、一级文学创作，发表小说、散文、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《春风城》、小说集《雪落西门》《鲜花岭上》、散文集《此生我什么也不是》、长篇系列童话《航航的成长季》等。

那天我抱起儿子，请他最后一次躺在我的怀里，吃妈妈的——乳汁。老外婆在一旁絮叨：“快吃吧，你妈最后一次喂你了啊！”我的眼窝子有点热，事实上，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不争气地流过不止一次眼泪。人家说，断奶是个大事儿，我想这事于孩子倒未必有多么重大，它重大的意义，实在是针对那个多愁善感且自以为是的母亲的。她久久地凝望着孩子粉嫩的脸蛋儿，望着他两瓣樱红的蠕动的唇，舍不得他紧紧地贴在她胸前，忘了全世界一般饥渴吞咽的样子；舍不得他娇憨地搂着她的脖子，硬生生往她怀里钻的样子；舍不得他见到她就媚笑，生猛地扑上来寻找温暖的乳房的样子。在他的小小的心里，乳房就是他的温饱，他的安全，他的母亲吧！但是，她却要狠下心夺走他的一切了，为了他能够长大。

这真是做母亲最矛盾的心情啊！

她真怕他苦恼的、焦灼的、寻找她的样子；真怕他哭闹的、伤心的、看不到她的样子；尤其，怕他没有了母亲的乳房之后，对母亲不再那么依恋的样子。是的，她害怕孩子长大以后，忘掉了那种强烈的需要她的感觉，于是，先于孩子断乳的阵痛之前，母亲先痛了。

好在，这一切都是那个惯会写小说的母亲的虚构。

儿子十个月大时已经学会了叫妈妈，他会把小脸凑到我的耳边，吧嗒来上一口：“妈妈。”十个月大的儿子还学

会了辨认我的座驾，他会凭借他小小、原始的推理指出街面上所有红色的小汽车，然后说：“妈妈。”小人儿变得更黏我，从根本上打破了我对他断奶之后便不再依恋我的担心。有一天我看到儿子哭泣着呼号“妈妈”的样子，那时他在门里，我在门外。看到妈妈离开，他很伤心地哭泣起来，为这短暂的别离。他在老外婆的怀里挣扎着要扑出来，扑到我的怀里来，好阻止妈妈把他丢在身后，独自去上班。小人儿哭得凶猛凄厉，我奇怪这小小的胸腔里怎么能够发出那样激越霸道的声音。

原来小孩子也并不只是贪图口腹之欲的，在他小小的、纯白无辜的心中，有奶的那个是娘，没奶了，也依然是娘啊！从此，小人儿跟着我，再不是循着我身上的奶香，而是循着真正的依恋。他紧贴在我的身上时，我的颈项和腰肢皆是他缠绕的对象，他小小的、柔软的四肢，就这样如藤蔓扎根在墙壁上一般张牙舞爪地攀援上来，十足像只安于墙隅的大壁虎。

通常他爸爸是抱他不走的。他见爸爸过来抱他，定然飞快地把脑袋深深埋进我的怀里，只露个屁股出来。爸爸戳着他的小屁股说：“你是鸵鸟吗？”小家伙便嘿嘿地笑，把脑袋埋得更深，屁股翘得更高。偶尔爸爸一定要行使他的权力，老鹰捉鸡仔一样将小子一把抓过来。结果总是惹得小人儿哇哇大哭。然后爸爸不得不兴味索然地放

下他，他旋即手脚并用啪唧啪唧飞快地爬过来，一边爬一边喊妈妈。爸爸就不忿地说：“真是忠实的走狗。”

十个月大的儿子，果然越看越像条小叭狗，他爬起来灵敏而迅捷，能够准确地找到目标，然后迅速攻击。他两月小小的膝盖骨由于地板的摩擦而渐由白皙变得通红，像是兴奋的朝阳灼透的两片小小云彩。我总是心疼地抱起他，而又不能不由得这精灵一般的孩子瞬间挣脱我的怀抱，再一次执着地、兴高采烈地、甩着一对小巴掌啪唧啪唧地向他感兴趣的物件飞快地爬去。我心知这是一个孩子最快乐的时光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母亲的温柔目光注视他的快乐罢了。

由温柔而至恍惚，这矫情的母亲在飞逝的流光中再一次上演内心的大戏。断乳固然是一次重要的分离，而他的挣脱，似乎更是一种人生的隐喻。她注定会看着他越走越远，因为世间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，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为了分离。然而在此之前，她要好好享受他的依恋。也许下次她离开孩子外出工作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和他玩躲猫猫的游戏，她说宝宝你看妈妈马上就要藏起来了，你找得到吗？也许她可以给他布置一个光荣的小任务，让他把玩具收拾整齐，等妈妈回来检查是不是完成得很棒。也许她可以跟他说，妈妈现在要出去打猎呀，你在家帮妈妈守着我们的山洞，不要让大狗熊钻进来，等你长大了，就可以帮妈妈一起去打猎啦！她和她的宝贝都在离别中长大，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一个相聚的起点，他可以多么有趣地等待着，等待着妈妈回来。

## 暗藏星辰一卷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远山有包浆气，树木经霜，枝叶微醺。山风鼓荡，一时万籁俱静，枝头的红果粲然，似乎一会儿就簌簌挂起了。

盘山道上，往往山花烂漫。山花，烂漫一片，兀自这里那里，拐角冒出一枝，山坡突兀一片。山里好颜色，四季好颜色，尤其春来，在一山惊喜颜色里，芭茅草青青轻轻倩倩摇荡，映射出一个花花世界的好颜色。

四季斑斓的油画册页中，春日杜鹃，野樱，桃花，棠梨，兰草，八月楂。夏季荷花，格桑花，金银花，桂花，百合，牵牛。秋天山茶，金桂，木芙蓉，木槿。寒冬蜡梅，结香，小苍兰。花花世界，凡百数十种。难得山花烂漫，难得人心烂漫。烂漫之心，在乎山水之间。烂漫之花，自在人心，美得本色。山地一派天籁和野性，犹如小路斜伸进草茎中，似无迹可寻，又隐约在远处露出一线白。中国画的留白。飞星过水白的白，露从今夜白的白，渐渐，密雪埋溪僧未扫的白。

皖西南秋日山色乃天色所化，天青色，有元青花的姿容和魅态。

松果跌落，空山更空。松枝如弦，松树下引弦而发的是漫山羊桃。空气里那种毛茸茸的甜香，和枝蔓交缠，枝蔓间又夹杂了松脂香，萦回鼻端，酥软手足，警醒视觉，旋被山风送远，令人七窍讶异。主簿镇以羊桃著名。村野田畈山坡，一片愉悦欢喜的金色，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，仿佛小时候口袋装了几颗糖。

白鸢在田畴上飞逐，辽远而空寂。“啊啊”“啊哦啊”，叫声拍打着单季水

稻的叶尖。也许在每个清晨，也许像这样的无数个上午，叫声从水稻的内部出发，以同一个速度向上攀升。阳光的能见度清晰得像一串水晶珠链，横亘在霍山、舒城、岳西三个县份之间。

一只苍鹰在起伏的山峦上散步，一棵木梓毛笔一样插在田畴边沿，一百棵，一万棵，无数棵，蘸着大地之水写出层层梯田，野茶翠绿得令人生出绝望。

皖西南之地，大别山麓，却有皖南春山般的奇崛。

青天如碗。一只倒扣的青花大瓷碗，盛满外乡的云朵、雨水、烧荒人的影、烧瓷人的脚迹，豺狼、野猪跑来跑去的灵魂，以及，孤傲的雷电。雷电因不讨人喜而孤傲。在群山之间，一条发白的溪流裙带一样牵扯向远古，这是人间的画作。这是无名者留在二胡里的婉转，或许还有笛音，民间永恒的艺术。黑笛中间的那几个苍凉的孔，里面有红鲤鱼流出的月光之泪。

青天之下，一个不大的老村马元。恰是天晴好，人间的灶间生烟了。一位中年主妇在低头洗菜。凛冽的山泉水从后山绵绵而来，沿着斜架的半片长竹筒，流入池里。这泉声不是哗哗、唰唰。只是簌簌地，不紧不慢，不疾不徐，有如僧人翻经遗下的天籁。灶间则是苍发老妇，用火钳夹一团松毛往灶膛里慢腾腾地捅，捅……火势就从灶膛向外蔓延，映照得老妇的皱脸生出红晕的波浪。火势渐小，一明一暗，老妇的脸就在这半明半暗之间

浮沉，仿佛几十年的岁月，仿佛群山夕照，又仿佛朝阳熙起，雨露萌生，一忽儿，仿佛一辈子似的悠长。

马元在枝上筑巢。喜鹊巢，麻雀巢，斑鸠巢，白头翁巢，白鹅和灰鸭巢在树底，一只芦花鸡咯咯咯，池塘里游动麻溜苗条的野鱼，乌柏慢慢结出黑籽，还有野花野草，肥得葳蕤。遂想起《诗经》句：

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。一派淳情爽朗真璞。

或许江河的那种急促劲儿，不合马元的道法。

入目的，全是1950—1980年代的老房子，无一栋砖混、钢构新楼。三三两两的老屋，均依山而建，散落在坡边，远看像一些横躺着的白豆。老墙厚实，估计一尺多厚，整座房屋没用一块砖、石，纯靠木板夹起黏实泥土一层层夯成。当年，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到地里拉土坷垃，担水和泥，锄泥脱坯、打夯、垒墙、上房笆，方才建成这种厚扎、冬暖夏凉的房子。

斜对面的牛草山悬垂下一匹清亮的水。

中年人生，易得悲欣交集。已不是瀑，是一汪瀑下缓流的溪，含蓄温静声气韵雅。

马元是个僻远、自成体系的微型王国，时间走得特别缓慢。走了这么久，还是半下午。碗里我存有靛蓝的星辰一卷，尚未打开，尚未给它以智慧的命名。一只獾子像大王巡山，在等待日落将这片野地慢慢覆盖。那时候，野树林里会惊飞几声鸟鸣，琴弦般的柔光穿过薄如蝉翼的暮晚。月亮升起。月亮像金红的水缸一样升起。水色漾动，一天变得尤其神秘而欢愉，乡村的暖意瞬间升起。